

第九届“春华杯”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

## 猫 难

张 琳

(机械工程学院热能与动力工程专业 2008 级)

裹盐迎得小狸奴，尽护山房万卷书。惭愧家贫策勋薄，寒无毡坐食无鱼。

——陆游《赠猫》

每当看见校园里各态清闲游走的猫，我总会不禁回想起家中养猫的点点滴滴。这种似曾相识的邂逅似夏花一样绚烂，如落红一样悲怆。

很多年来，我总是对猫保有敏感的心态，也许在我主观而未曾亲身感知的思维深渊里，猫已经不再甘于代表一只猫，一个物种，它已然演变为一个符号，一种象征性、纪念式的里程碑。它萦绕在我的身边，对于我以及身边的一切都产生了并正在产生着或许算不上深重的影响。它就像直立于自家与邻居院墙的一面无比巨大而无形的镜子，映射着人世百态和人间的起落沉浮，无助无语地注视着那里发生的一切，或喜或忧，亦祸亦福。

很多年前，家里不知从哪里抱养了一只小花猫。黑白相间的斑状花纹让这个毛茸茸的小玩意儿显得煞是可爱，叫人欣喜不已。绵软可爱的叫声宛若妃女的娇言私语，又如温柔清澈的轻声歌吟，楚楚动人。小巧玲珑的脑袋上镶嵌着两只晶亮的眼睛，水润润如打磨

过的水晶。玛瑙般润泽的鼻子上，一点黑色的斑点装点出无限的可爱和温婉。把它抱在怀里，长短间断的皮毛摩擦着心灵最软嫩的禁锢之地，共鸣你内心的那一泓未曾污浊的清泉，勾起了你哪怕是在最危难之际也难以掩抑的一丝丝怜悯可人之意。

这里的人都说，猫是奸臣，不会将主人当作自己忠诚的对象。

但人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同样是为了生存，为了让自己能够有能力挺立于这个残酷的现实中。于是猫学会了向能让自己生存的人妥协撒娇，学会了随遇而安适者生存；而人面对磨难，选择了将自己的生命做赌注，用自己的血汗浇铸扼住命运咽喉的锁扣。在大自然和社会的眼中，两者都是强者，两者都在为这个世界的运转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丰富多彩的世界也正因为各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愈加显得扑朔迷离，令人神往。

小猫咪很乖很听话，有人的时候它会在你怀里撒娇，没有人的时候就自己窝在床上的角落里，用一个毛绒球的空间来散发着它所能及的对这个家和谐温暖气场的热量。尽管这一切仅仅是源自猫的天性，但人有三六九等，我相信在猫类世界中，本能也许会有所不同吧。也许正是因为爸妈在经历了难以尽述且并不平凡的艰难苦痛后产生了并不明了却异常强烈的对生活真谛的领悟，而终于颠覆了农村人无视为牲口起名字的悖谬，这只猫才有了它自己的名字——熊熊。于是在每日繁重的劳苦之后终于可以有一件小事物来用它本能的热量来抚慰这两双皴裂粗糙的大手，终于重添了几分闲趣戏谈来安抚父母所借助反抗不公命运的沉重的灵魂了。

熊熊就这样凭借着它的可爱和慵懒在这个家里赢得了一席之地，真正成为了这个家的主人，或者说，卧室里床的主人。老爸很喜欢它，每天都专门给它买鸡肝，而熊熊也将老爸当成了它的主人，或者说，它依赖所需的吃食的主人。而生活就在食物和情感的交流

中汲取着营养，滋润着，簇拥着，膨胀着，渗透着，若隐若现地改变着……

没有人在刻意地阻止或者改变着生活，时光更像是沙漠，在不知不觉中侵蚀着原本强大鲜活的生命，那样难以觉察，那样破坏力巨大，那样摄人心魄却悄然改变着人们内心关于人生的不可替代的想法。支配这想法的便是已发现改变却无法再回归生机的对于生命的渴望和反思。

是的，人生蹉跎，世事无常，一如猫的生活。

在度过了两年安逸和谐温饱的生活之后，熊熊再也无法靠它微薄的能量来卫护抱病的父亲了，母亲也极其无奈这只猫对吃食的挑剔。终于，它不再是属于这里的主人，却被当作了一文不值的财产赠予了朋友。而熊熊却在离去之后重新给家里按部就班的生活添加了几分揶揄的谈资，带着遗憾，带着怀念，带着艳羡，带着温暖，也许，还带着些许未曾有过的庆幸和嗟叹。而我，也只能在眼不见心不烦的自我默许下暗藏着几分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怀念。

生活的沙漠疯狂地扩张着，小觑一切看似根深蒂固的生灵。

在最近的许多年里，家里的猫影亦从未间断，却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且再没有一只猫能够占据熊熊曾经占据的床间一角，亦或许家人心中的那曾有的一份牵挂，一份寄托。猫吟，如今亦已不再是撒娇欢喜的可人的象征，反而成了奸臣奉承乞讨的令人唾弃的低贱的工具。终日为了生计而厮打缠斗的猫们，也未曾有人类自命不凡却卓有成效的远见卓识，依旧靠着不能再奉为生存之道的生存本能丝毫不敢间断地繁衍着。生活也变着，猫咪变成了猫群；时间流逝着，猫群而终于变成了猫难。老鼠被痛彻地怀念着，食物和情感颠覆着，沙漠却永无停止地向着仅存的些许绿洲加速侵袭着。

曾经见过一次熊熊，满身污垢的它早已褪去了对于我们的渴盼

和感激，也没有我们曾期待的虚幻的活跃和欣喜，取而代之的是陌生惧怕的目光和捍卫自己仅存的生活依靠的尊严。猫吟当真成了悲吟，发自于令人哀婉却未尝值得人们弯腰轻抚的半个沾满灰尘的窝头！

如今这成患的猫群，却不能再勾起家人对于熊熊美好的回忆；而猫群，却也从未意识到它们成患的可悲，继续不敢间断地繁衍着。

在低贱的猫吟声中，天色灰蒙，雪未留下痕迹。在人们讨厌愤恨的谩骂声中，猫群奔逃着，散乱脚印煞白，雪依旧下着。